

- 03.17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期刊組為餐旅管理朱惠玲老師之學生於地下室良鑑舉辦中國期刊網、Books In Print、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EBSCOhost、UDNdata、大中華知識銀行、Grolier Online、ProQuest 等電子資料庫研習會，合計有 50 名學生出席。
下午 3 時至 5 時，期刊組為全館館員於地下室良鑑廳舉辦 EBSCOhost 電子資料庫研習會，合計有 6 名館員出席。
- 03.18 新增 Bankscope 資料庫(二人版)，<http://www.bankscope.bvdep.com/ip>，該資料庫內含 11,000 家世界銀行(包含 6,500 家歐洲地區銀行, 1,400 家北美地區銀行, 200 家日本銀行, 及其他各地去銀行)之財務資料、評比，持股分佈等資料。有助於研究台灣地區銀行與其他世界地區銀行效率之比較。
- 03.19 下午 1 時至 3 時，期刊組為教育學程趙長寧老師之學生於計中電腦教室 A 廳舉辦中國期刊網、Groveart、EBSCOhost、UDNdata、大中華知識銀行、Grolier Online、ProQuest 等電子資料庫研習會，合計約有 60 名學生出席。
- 03.20 上午 10 時至 12 時，期刊組為建築系黃業強老師之學生於該系之電腦教室舉辦中國期刊網、Groveart、EBSCOhost、UDNdata、大中華知識銀行、Grolier Online、ProQuest 等電子資料庫研習會，合計約有 35 名學生出席。

餘音

再訪瑞士

華語中心 方謙亮

去年(2001年)寒假去了一趟瑞士，這是我第二次造訪瑞士，上回來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只記得湖光山色，風景很美，同去的朋友買了很貴的瑞士名錶，我們也曾搭高山纜車，爬上了很高的鐵力士山，在山頂上的旋轉餐廳吃午餐，並欣賞窗外的皚皚雪景，其他沒甚麼印象。跟著旅行團跑，除了吃、喝、睡、下車參觀，沒甚麼傷腦筋的事情，反正旅行社一切都打點好了。這回不一樣了，我和朋友從美國出發，專程去瑞士看望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

我是聯合航空的會員，累積了一些旅程，這回去歐洲剛好派上用場，省了一大筆旅費，從舊金山去瑞士，聯合航空沒有直飛的班機，要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轉機，再換瑞航班機到瑞士的蘇黎世(ZURICH)，我在出國前就已申請好瑞士簽證，如果在外國才申請，有時候會被打回票。記得幾年前，要從美國去加拿大，沒先在國內申請好簽證，以為在美國申請去加拿大很容易，沒想到，在加拿大駐美大使館當場被削一頓，辦事小姐拿出加拿大駐台辦事處地址，問我為甚麼不在國內辦好簽證，千拜託萬拜託下，她才心不甘情不願的給了一個月的簽證。我的朋友就曾經在西班牙的瑞士大使館，申請到瑞士的簽證時當場被拒，把他氣得要命。

瑞士是個歐洲小國，從飛機上鳥瞰，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除了高山湖泊以外，只見地面上一塊塊排列的整整齊齊的草地或麥田，一塊黃一塊綠的，成四方型或成長方形，大概瑞士人的個性也是方方正正的，不像義大利或法國人那麼浪漫吧！朋友在機場接機，好幾年沒見面了，他仍是老樣子，上回見面是五年前，我們和他及他母親同去印度旅行。而這次來瑞士，就是要探望他生病的母親。真是世事多變化，真沒想到我們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又見面了，怎不令人嘆息！

朋友在西藏出生，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時，他的父母親帶著一雙兒女長途跋涉，九死一生的，由西藏輾轉逃亡到印度，當時有很多西藏人流亡到印度，生活非常辛苦。那時他才七歲，姐姐十歲，一家人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安排下，暫時找到了棲身之所。當時逃亡到印度的西藏難民很多，西藏流亡政府希望各國能伸出援手，瑞士政府應答應安排一百位西藏兒童難民移民到瑞士去，為了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他和他姐姐同時參加了抽籤，抽中的兒童才能去瑞士，他們很幸運都抽中了。不知是幸與不幸，這一對姐弟從此離開了父母，展開了人生的另一階段的生活。到瑞士後，他們姐弟被安排到不同的寄養家庭，由瑞士人領養，他和姐姐就此分開了，進入瑞士家庭生活。數年後，他們的父親過世了，母親也來到了瑞士，但一家人還是不能團圓；他母親為了生活，進了一家工廠做工以求溫飽，後來一直在這家工廠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在朋友身上已找不到傳統西藏人的影子，除了外型以外，他已是個十足的瑞士人，他受的教育和生長的环境，使他的行為和思想方式，

與一般的西藏人完全不同。因為一直不用西藏話，他已經不會說他的母語了，他和他母親說話是用德文；我們交談，只能用大家都不太熟練的英文來溝通。這是在國外長大的西藏人的悲哀，他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宗教信仰，更別說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或對文化的重視，他娶的是瑞士太太，生了一個兒子，當然他的兒子更不了解自己的出身，等他長大結婚後，大概和西藏的關係就完全斷絕了。

離開機場後，先到朋友家去，一路欣賞著瑞士風景，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距離並不遠，中間連綿著一片片的草地，朋友看慣了此地風景，不覺得有甚麼美，在路上，他告訴我們他的事情，這時我們才得知，他已離婚又結婚了，他感嘆他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按照一般瑞士法院的判決：夫妻離婚，兒女歸太太撫養，而當父親的，一定要支付孩子和太太的生活費及教育費，直到兒女長大成人為止。這次他再婚的對象仍是瑞士人，和他一樣也是離過婚的，大概因為都是離婚的人吧，比較能互相體諒，惺惺相惜！

朋友的家是一棟很可愛的三層樓公寓，他們公寓的外面的牆腳還堆放著一些木頭，準備冬天很冷時燒火用，房子裡的佈置也很溫馨。到家後，他忙著給我們介紹他的新婚太太和岳母，我們不會說德文，大家用蹩腳的英文來溝通。朋友說瑞士人很少買得起房子，因為房租太貴，能租到一間合適的房子都很不容易；他母親的房子是她工作的單位幫她租的，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錢租下來。現在她需要長期住療養院，他打算把房子退掉，這幾天我們還可以暫時住他母親的公寓。我們本想馬上去看他母親，她已中風了一段時間，她是因為腦溢血忽然昏倒在地上，而她又一個人住，發病的時候沒有人在身邊，在地上躺了一夜，還好朋友給他母親打電話，一直沒人接，不放心而過來瞧瞧。房門是從裡面反鎖上的，他在門外一直按鈴沒人應門，發現情況不對，硬是將大門撬開，發現母親躺在地上不知多久了，這才趕緊送醫急救，總算撿回了一條命。

從朋友家到他母親住的小城Rapperswil還有一段路程，他們夫妻認為我們剛到，應該先休息，不用急著去療養院，並一再提醒我們超級市場下午五點就打烊了，我們應該先去採購一些糧食才對。我們是遠來的客人，只好聽他們的安排，只是心裡想，解決民生問題有這麼重要嗎？他又帶我

們去火車站，指點我們去看他母親時，要如何買火車票，如何搭車，在哪一站下車等等；然後帶我們回他母親家，告訴我們家中的一些設備該怎麼用，他又指點我們怎麼去超級市場，把我們送到超市門口後就走了。

我們在超市買米、買菜、買麵包，還買了調味品等，準備開伙自己煮飯。才剛到，就去買菜，真是奇怪，買完東西準備回家，竟然不認識路了。這下慘了，語言又不通怎麼辦呢？還好我們住的小鎮不大，沒有幾條街，摸索了一陣，還是找到了回家的路。接下去就是在廚房找煮飯要用的鍋碗瓢盆，準備開始煮飯。第一天剛到外國就下廚，對我來說，還是生平第一遭呢！

第二天一早決定出去走走，天氣很冷，但空氣清新。瑞士小鎮小巧可愛，一些小巷弄還是石板鋪成的小路，蜿蜒到山坡上。那裡有一座古堡式的建築，十分雄偉。走到小山的頂點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小鎮的中心，有古雅的教堂、鐘樓、市政廳和一座廣場。今天遊客比較多，因為是兒童萬聖節，很多父母幫她們的孩子打扮成超人、公主或是小丑的樣子；小城裡大部分的人都要參加下午的遊行。我們順著階梯走下來，已感覺到一股熱鬧的氣氛，廣場上有一些攤販在賣香腸和麵包，也賣一些手工藝品，我們沒吃早飯，就買了一份麵包夾香腸來吃，香腸是現烤的很香，麵包不要錢隨便吃，我們一邊逛一邊啃著香腸麵包到處參觀。後來順著一條小路走到了湖邊，這座湖名叫波登湖，湖的對岸就是德國，湖泊很大也很美，湖裡還有些鴨子和水鳥悠閒的在游泳，我們找了一個椅子，在湖邊坐下休息一會兒，這裡真是安靜，這麼大的地方連一個人也沒有，看見的完全是自然景觀，微風徐徐吹來，讓你忘卻一切世間的煩惱和紛爭。

瑞士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小鎮的人民謙恭有禮，十分樸實的樣子。我們欣賞完美景後散步回家，等一會兒朋友要來接我們去療養院看望他的母親，療養院在另一區，車程約二十多分鐘，坐火車也可以到達。從我們住的小城出發，沿路風景很美，有山有水，就像我們常看到的風景照一樣，到達療養院後，看看那裡的環境很好，療養院的旁邊就是一所醫院，病人經過治療後需要長期住院的人，或是年紀很大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顧的老人，就直接從醫院轉送到這裡，瑞士的醫療制度完善，自己需要負擔部分住院費，其他由醫療保險費負擔。

療養院是一棟四層樓的白色建築，有廣闊的庭院，種植了很多花草樹木。走入院內，映入眼簾的是一間佈置溫馨的接待大廳，設有詢問台。上到二樓，從樓梯口分成左右兩邊，是長長的走廊，走廊的一邊全是窗戶，擺了一些桌椅，每位病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有些病人就坐在那裡看書、吃飯、玩牌或看著窗外發呆。走廊另一邊是一間一間的病房，每間有四張床和一間盥洗室。照顧這些病人的護理人員，都是有活力的年輕人，有男有女，穿著淺色的制服，他們隨時都在注意，這些病人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有的病人行動不便，要幫他們起身上廁所，或是洗澡，粗重的工作就由男護士來做，女護士則按照時間給病人們送藥、量血壓、送飯或餵食。因為都是一些長期住院的人，沒有甚麼訪客，病人和護理人員看見我們來訪，都很高興的打招呼問好。大概是生活太無聊了，有一位年紀很大的病人，很喜歡坐在電梯口旁的椅子上，隨時注意從電梯出來的人，只要看見人，一定搖手微笑，很興奮的樣子。住在養老院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看到朋友的母親，她比我上次見到時消瘦了很多，瘦小的身體，滿頭白髮，形容憔悴的躺在病床上，身體的半邊完全不能動彈，在她兒子的叫喚下，張開了眼睛看著我們，接著她的眼淚淌下來了，大概病人的情緒特別脆弱，我們也覺得很心酸，真不願意在這樣的情況下看見她；想想五年前她胖胖矮矮的身軀，健步如飛的樣子，聲音宏亮，嘴巴不停的說話，幾乎一刻都不停。如今她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一切都得靠別人幫忙，連想回自己家都不可能，真是悲哀！

這所療養院的二樓有一間圖書室，病人們可以來這裡閱讀，穿過圖書室就是咖啡廳，從醫院的外面就看到這間咖啡廳，有著圓形凸出外牆的玻璃窗，進到裡面，果然室內非常明亮，靠窗擺著一排桌椅，每桌都擺著一瓶鮮花，到了下午茶的時間，訪客們陪著病人來這裡喝茶吃點心，有些病人是躺在輪椅上被人推進來的；也有很多位老人圍坐在一個大圓桌旁聊天說笑，談得很愉快的樣子，雖然是住院，也不忘社交。看著這些穿著鮮豔滿頭白髮的老人，他們盡量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很為他們高興。希望我們的養老院也能跟瑞士的一樣，有著先進的設備，和藹的服務人員和有生命力的老人，在這裡快樂的生活著。